

China's

中国巨变

地球上最伟大的变革

The Greatest Show on Earth

Change

【英】休·佩曼
万宏瑜 译 著

人民出版社

**China's
Change**

中国巨变

地球上最伟大的变革

**The Greatest Show
on Earth**

【英】休·佩曼 著
万宏瑜 译

责任编辑:李源正

装帧设计:林芝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巨变:地球上最伟大的变革/(英)休·佩曼 著;万宏瑜 译.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9

ISBN 978-7-01-021152-7

I. ①中… II. ①休… ②万…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发展-研究
IV. ①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75495 号

书名原文:China's Change: The Greatest Show on Earth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合同登记号:01-2018-7339

中国巨变:地球上最伟大的变革

ZHONGGUO JUBIAN DIQIU SHANG ZUI WEIDA DE BIANGE

(英)休·佩曼 著 万宏瑜 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9 年 9 月第 1 版 201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0

字数:259 千字

ISBN 978-7-01-021152-7 定价:5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管理变革这个典型的中国观念同样适用于西方和东方。凭借传统哲学的规模、速度和洞察力,中国的巨大变革让所有对世界事务和未来感兴趣的人们惊叹。对于欧洲人来说,本书告诉了我许多我不知道的事情。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是反驳所有那些认为中国会垮台的人。休·佩曼通过40多年来他会见的非凡人物,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讲述了今日中国的故事。

英国广播公司总裁 托尼·霍尔

很少有外国人如此了解中国。休·佩曼的优势在于,他在中国工作之前就了解了中国的侨民,掌握基层数据,广泛接触政府和商界人士。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关于中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如何变化的最佳洞见,这是20世纪和21世纪最声势浩大的变化之一。

中国银监会前顾问、香港证监会前主席、
《十年轮回:从亚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机》作者 沈联涛

休·佩曼知道他在说什么。他并不是通过西方多棱镜在看中国——这样往往会看错——他是为数不多的理解中国的人。

《当中国统治世界》作者 马丁·雅克

一本非常有价值的书。论证有说服力,陈述鲜明、有趣、引人深思,有助于人们思考中国。

普利策奖得主、
《野草——现代中国的三个变革故事》作者 伊恩·约翰逊

认真的全球投资者们都应该读读这本《中国巨变》。中国将成为贝塔资产多样化和阿尔法世代的改变者。这是一个在中国生活了15年的研究人员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视角和洞见。

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前首席投资官、
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顾问 黄国松

推荐给所有去中国旅行的人,无论是商务、度假还是学习,都应该带这本书。《中国巨变》包罗万象:历史、哲学、政府、政治、商业和经济;过去、现在和未来。对于亚洲和西方而言,这本书非常及时。这本原创的书回答了两个关键问题:中国能否为我们应对日益颠覆的世界,为我们的国家、工作和个人生活指明新的道路?中国能否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悦榕控股集团创始人、新加坡管理大学董事会主席、
《沧海一珠》作者 何光平

我非常喜欢作者写“变革”的方式。作者很有见地,这本书是一本哲学经济学,比普通的经济学书更耐人寻味!我也很惊叹中国人吸收变革的能力,真的是不同寻常,我同意。

我尤其被“中国对在哪里”的问题所吸引——作者明确地将西方叙事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区别开来。

英国《金融时报》新兴市场主编、
《中国震撼世界》作者 詹姆斯·金奇

太精彩了!作者在亚洲做了大量研究,积累了广泛而有权威的经验。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写得太棒了!作者确实有种让难懂的东西变得清晰明了的天赋。

漆咸楼(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编辑 麦克·张

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看中国的方式——以历史、人民、宗教、哲学和文化为背景,用客观分析和基准化分析的方法逐一阐释那些成见和敏感话题。我相信遥远的中国粉丝们通过这个独特的不同于既有的西方传统的视角更容易了解中国。

作者属于现实派,而不是简单的悲观或乐观主义者。让本书更具可信度的是作者关注中国 40 年,还有长年生活在中国的经验,我相信这本书会引起人们的思考,并将证明作者的远见卓识,比大多数中国的粉丝甚至更多的中国人更有远见!

英美资源集团中国首席代表 威廉·付

每次唱衰中国的警钟敲响都预示着中国的巨变!

道富环球投资管理副总裁 拉尔夫·莱曼

《中国巨变》对所有投资者都有益处,因为全球三分之一的经济增长来自中国——超过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总和——我们所读到的大部分关于这个国家的报道都为误解和恐惧所笼罩。

理解中国过去几十年发生的变化是评估未来各种可能和问题的关键。《中国巨变》有助于探明中国如何从一个静态的、指令型经济转变为由企业家推动的经济体;以及快速的收入增长如何打造了一个兴盛的中产阶级和世界最佳消费者的神话。这本书打破了中国经济从“鬼城”到“影子银行”的神话。该书是一本伟大的书,很有可能颠覆许多读者对中国的认识。

马修斯亚洲投资战略家、美国前外交官 安迪·罗斯曼

作者的新闻技巧和现实视角(长期的)、简洁犀利的文风深深打动了读者。精彩!

南洋管理公司创始人 布鲁克·麦康奈尔

我认为这本书非常棒,中国以外的人可以从中受益良多。

彬元资本总裁 周平

《中国巨变》应该成为智库和政策部门的教科书,尤其是脱欧后的英国。

摩根大通(中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主席 威廉·奈特

精彩绝伦!这本书写得正是时候,满足了各种想要更好了解中国和我们与中国的未来的人的迫切需求。本书的内容会改变人们对中国的看法,堪称里程碑式的一本书,一本伟大的书。

奥丁资本管理创始人 威尔瑞克·特兰埔

前言

“低迷黄昏径。”

——李贺(约 791—约 817)

“如果你总是做你一直做的事,那么你得到的也总是你一直得到的。”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

“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论语·述而》

亚洲和西方都面临类似的挑战。各种颠覆性元素将形成一个新时代,双方都需要更新自己。问题在于:如何变革?

“看中国”是这本书提供的令人震惊的答案。毕竟欧洲、美国和东亚都曾经效仿过中国而且成效卓然,现在为什么不呢?管理变革是中国的神秘因素。不断变革的概念——维新,已经差不多有 4000 年历

史,而《易经》也有 2000 多年的历史了。

这种引人深思的想法呼吁对中国进行彻底的反思,并认识到其动荡的历史催生出的传统思想为变革提供了路线图。这种反思必须从过去 25 年关于中国的两种观点开始,这两种观点现在都已经过时了:一种认为中国注定要统治世界;另一种认为中国有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缺陷。

“中国称霸论”或“中国崩溃论”都不是预先设定的。这种过于简单的叙事对于理解 21 世纪的中国毫无益处。21 世纪的中国日新月异,驱动力是挑剔的消费者、奋斗中的民营企业 and 新技术。

不久前,熟悉新中国的人从世界各地提出了一些更新的观点。当中国重新出现在世界地缘政治场景中,澳大利亚首任驻华大使史蒂芬·菲茨杰拉德(Stephen Fitz Gerald)做了一个有关“在中国世界中管理我们自己”的演讲,讲述如何在保持自我价值的同时管理好对华关系。三位麦肯锡作者在《非比寻常的颠覆》中把中国放在新的全球现实中,爱德华·谢(Edward Tse)的《中国破坏者》刻画了当今中国的企业家精神,詹姆斯·斯坦特(James Stent)的《中国银行业转型》描述了一个典型国有企业的现实。

但对于中国的了解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中国自 1978 年以来是如何发生巨大变革的?为什么没有走曾经也辉煌过 30 年的日本的老路?《中国巨变》解释了中国还有很多未开发的资源,但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神秘因素在于能够在政府、经济、商业甚至生活中无一例外通过把握本质、设计流程来管理变革。就像英国《金融时报》新兴市场主编詹姆斯·金奇(James Kynge)在阅读本书初稿时说:“很有见地,这本书是一本哲学经济学,比普通的经济学书更耐人寻味!我也很惊叹中国人吸收变革的能力,真的是不同寻常,我同意。”

在这个不断被颠覆的世界,《中国巨变》回答了两个全球性的问

题：其他国家、公司和个人该如何借鉴中国思维在昏暗的黎明中找到自己的出路？中国是否能继续贡献带动全球三分之一的经济增长，超过美国、欧盟和日本的总和，并帮助解决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全球滞胀？

不仅仅在西方，世界各地的人们期望越来越低，都需要新的想法，这包括经济增长较慢的东亚。代际的变革也改变了社会，东亚经济奇迹的记忆逐渐褪去，亟须调整，即便是东南亚最成功的地区、曾经是“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和经济繁荣也有助于他们在陷入死水困境之前找到新的道路。

对于一个迷失方向的西方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对一个新的中国叙事的理解。选民说他们想要改变，但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剧本能够解释如何改变。相反，在越来越内省的亚洲社会、英国脱欧后的欧洲、因文化战而分崩离析的美国，只有一成不变的陈旧思想、简单化的口号和重复的政策，以及关于未来的让人困惑的辩论。

那么为什么不看看世界上这个如此会变革、懂管理的地区呢？不要向内看，而是看最近创造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世界上最大经济成就的亚洲，尤其是中国，这个产生变革的亚洲哲学家园，以及其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转型规模。

主张脱欧和支持特朗普的人说要把控制权拿回来，但他们还没能证明自己知道怎么做。中国通过运用千年古训思变求变，重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并带来了改变世界的成效。环顾四周，20 年来，中国已经从亚洲的贫困国家成为世界上输出游客最多的国家，中国成为花钱最慷慨的消费者。2015—2016 年，前往南极旅游的游客 10% 来自中国，人均消费高达 30000 美元。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中国。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已经使 7 亿多人摆脱了贫困，创造了超过 2.5 亿人口的中产阶级，成为事实上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商，拥有最大的外汇储备。

仅仅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已经进行了15年改革探索。中国挖掘其传统哲学精髓,一点一滴通过流程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其发现和实施的工具以及解决的过程,都是中国的,但选择的手段大都是西方的。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引发了中国寻求1800年后改造西方的巨大潜能,从此建立了全球统治地位。这些手段包括经济和贸易规则、透明度和审计等技术要求以及法治等概念。这是事实,非常普通,但他们以中国不知道的方式发生了转变。

在近期历史发生的讽刺性逆转中,为什么亚洲其他国家和西方不试试中国在1992年所做的事情——看看在哪里如何构建变革和实施变革?中国传统思维的强大力量就是创造一个能够改变路线图的过程。这不是政策,更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关于如何用源于本地的政策来应对不确定性。这可能是世界历史的一个惊人的、戏剧性的转折。

摒弃偏见、纠正误解,这没有理由不成为可能。《中国巨变》试图提供西蒙·沙玛(Simon Schama)在《风景与记忆》中所说的:

一种看待事物的方式、重新发现我们已经拥有却没有意识到或并不欣赏的东西。它不是对我们失去东西的另一种解释,而是对我们可能还未发现的东西的解释……在提供这种另类的观察方式时,我意识到更多的是利害关系,而不是学术上的狡辩。

我很幸运能够观察、吸收和分析亚洲过去40年来的巨大变化。在此期间,就像观看了一场日益熟悉的东亚电影,在前排座位我观看了中国香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过去的15年,则看中国。我一直看到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这五个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社会一个接一个地成为发达经济体。

1978年,我开始酝酿《中国巨变:地球上最伟大的变革》,中国13

亿多人创造了世界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经济增长,其规模、速度和影响都是史无前例的。儒家思想的发源地现在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舞台,吸引着对世界事务、经济、商业和自己未来感兴趣的人们。通过理解中国的变革,任何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复苏之路。

变革是中国的故事。在其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经历了比今天的西亚或东亚更加严重的困境,就像诗人李贺笔下强盛的唐朝于9世纪开始衰落,“低迷黄昏径”。

西方弥漫着20世纪30年代以来史无前例的阴霾和不确定性,亚洲也未能幸免。政治、政策和政治家是萎靡不振的根源,陷入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意识形态陷阱。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可能会说,西方的政治和经济思想经常成为一些“长期死亡主义”的奴隶。乔治·布什(George Bush)自豪地宣称他没有“做有远见的事”,其他领导人也亦步亦趋。短期主义取代了长期思维,没有清晰或务实的优先发展目标。空洞、不切实际的口号在“后真相”话语中占主导地位,很少考虑哲学。亚洲和西方已今非昔比。

诸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和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这样的伟大科学家掌握了变革的关键要义。政治家们基于长期愿景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从西方的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到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从日本到新加坡,从韩国到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亚洲领导人,做出了巨大的改变。西方长达两个世纪的统治和东亚繁荣奇迹的核心就在于静观变革如何改变经济和社会,遗憾的是现在西方思想中的变革之心已经消失殆尽。回溯到19世纪60年代早期,经过一场激烈的辩论,亚当·斯密(Adam Smith)关于自由贸易的想法终于在一个世纪之后纳入了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1860年的预算。1861年,在大西洋彼岸,林肯重新诠释了《美国独立宣言》中“人人平等”的原则,冒着内战的危险结束

了奴隶制度。1862年,在世界的另一端,探险家麦克杜尔·斯图尔特(McDouall Stuart)挑战恶劣的大沙漠、从南到北穿越澳大利亚。这三者都表现出了远见、毅力、勇气和长远思维。这绝不是一个独特的三年,这些品质也并不只出现在遥远的19世纪。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在1942年的报告直接导致了英国建设福利国家和实现充分就业。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在1961年发誓要在十年内把人类送上月球,并且做到了。凭借长线思维和明确的优先发展目标,科尔在1990年成功地以慷慨的条款重新统一了德国。

现在我们却缺乏这样的愿景和长线思考。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在2015年欢迎难民的呼吁遭到欧盟一些成员国政府的严词拒绝。短期的选举利益当道,被视为西方自由主义和好撒玛利亚人的欧盟人道主义核心价值观被迅速排除在外,甚至不考虑长期的自身利益,比如不讨论欧洲的人口问题,因为从长远来看,人口老龄化才是一个真正的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

一切都是关于现在、当下的快速解决方案,而不是长线思考。西方在努力应对加速变化、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以及面对颠覆的时候似乎倍感茫然。亚洲部分地区也开始发生这种情况。涉足“未知水域”需要大胆的长线思维。为了避免问题、停滞甚至衰落在未来发生,国家和个人都需要重新找到使西方强盛两个世纪的方法。这些与帝国、荣耀还有西方的例外论无关,更不用说神圣的权利了。

管理变革一直是西方和东亚进步的核心。对技术、科学、政府和基础设施的大量长期投资奠定了经济基础;住房、卫生、健康和教育方面的持续改善从根本上提高了生活水平;一步一步的政治改革使得从英国、美国到韩国,人人享有投票权。这其中也经历过艰难的斗争,但却通过管理变革,克服不利因素,最终让事情得以继续前进。所以没有理由不继续改革。

2002年初,在章家敦出版《中国即将崩溃》后不久,我来到上海。15年后,中国还没有崩溃。相反,中国在全世界更加重要,魅力无穷。歌曲作家格雷汉·恩尔肖(Graham Earnshaw)戏谑地用香港蓝调刻画了20世纪70年代香港的精髓,“我知道这里嘈杂又拥挤,脏兮兮又烦人……但它并不乏味”。今天的中国内地也像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那样混杂着同样强烈的能量、混乱、节奏和不确定性,但规模更大,更具有世界影响力。

了解中国可能令人困惑,但也令人振奋。悖论比比皆是。中国似乎同时是富人和穷人、严格的官僚主义和狂热的自由发展、传统和现代、内向和外向的集合体。更让人困惑的是关于为什么中国经济没有崩溃的问题,为什么它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共产主义”国家。调和所有这一切的是一个伟大的脑筋急转弯。怀疑主义盛行,神话、误解和复杂性掩盖了真实的中国。尽管如此,自从1977年我第一次关注中国以来,接下来的每一个十年对中国来说似乎都不那么有挑战性。为什么?因为正像最近的结果所示:它知道如何管理变革。

中国经济的重新崛起提供了经过验证的、实用的和基本上普适的观念,而不是某些不相关、不兼容的国家或文化的一些神秘抽象理论。事实上,中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从2007年到2016年增长了107%,而同一时期美国只增长了12%、英国增长了9%、欧盟增长了5%、日本增长了3%:这肯定是一个令人头疼的警钟。解答中国谜题就能解决当今经济、商业和社会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揭示世界可能的发展方向 and 繁荣之道。这就是为什么,在日益颠覆的时代,深入了解中国的变革、它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它可能意味着什么,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剧目。

2017年12月于上海

绪言

中国和日益被颠覆的世界

“除了恒纪元，都是乱纪元……是早晨，早晨太阳不一定能升起，这是乱纪元。”

——刘慈欣《三体》 2006年

在理解中国的变化之前，我们要先了解全球的背景。每天占据报纸头版头条的是各种经济、政治、社会的动乱消息。从英国脱欧到特朗普上台、从菲律宾到印度，选民投票决定政治的走向，这一切昭示着民众渴望脱离近几十年的发展轨迹，与此同时，记忆中最极端化的美国政治和欧洲的反思正在等待着最终结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约70年后，苏联解体25年之后，美国干涉阿富汗、伊拉克、中东15年之后，世界权力在不断向多极化世界转移。中国无意取代美国，尤其不会在军事上取代美国。然而，到2025年中国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目前，按照购买力平价，中国已经是最大的经济体了。在美国领先的时代，美国的领导却在缺席，中国积极帮助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系。如今，中国是43个国家的主要出

口市场,而美国只是 32 个。一个新世界的格局正在形成。

全球化的布道者、麦肯锡的高级合伙人宣称我们生活在一个“非比寻常的颠覆时代”时,他们定义了一个新的世界。颠覆在他们眼里并非坏事:来自中国的暖风吹过亚洲、大洋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吹遍采矿业、农业、旅游业和教育领域,带来便宜的货物,重塑世界秩序。中国的消费者、中国公司、技术的运用、不断升级的互联互通、参与制定全球规则就是进行这场非比寻常的颠覆的核心。尤其是西方前景暗淡,让人脊背发凉。但事实上,如果管控得好,这种颠覆带来的利大于弊。

颠覆和中国的巨大变革

用《非比寻常的颠覆》里的话来说,世界历史上最快的变革正引起“几近常态化的断层”。英国花了 154 年实现 GDP 翻一番,美国花了 53 年,而中国和印度分别只用了 12 年和 16 年。当时美国和英国各自的人口不足 1 千万,而中国和印度的人口是他们的 100 倍——分别以 10 多亿人口、无可比拟的速度和规模创造了今天的影响力。

中国在 1978 年至 2015 年间的伟大变革始于邓小平和经济改革者们实行改革开放,取代过去内向型的中央计划经济。西方一直没注意到中国的变革,直到中国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促进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全球化,紧接着加速采用新技术和新系统。每个环节都相辅相成,加速变革的发生,令人难以预测和管理。地理位置与距离、历史与社会体系、城市化与消费、技术与竞争、老龄化与劳动力,这些问题不断倍增,让人们困惑不已。

距离阻碍了西方政府、商界和学界理解中国发生的变革,因为这些变化都发生在“世界的另一边”。东亚经济地理和社会的变迁速度之快是很多西方人甚至很多亚洲人都无法理解的。正如特雷莎·梅

(Theresa May)所揭示的,世界这个概念对于那些只熟悉自己国家的人来说是令人费解的。伟大的变革常常被视为威胁,可能导致瘫痪和错误。尽管在那个稳健的“黄金时期”(1992—2007),西方公司和消费者们沐浴在历史终结的余晖之中,从西方治理、企业和后冷战时期的和平红利中获得巨大利益,相信地球这颗行星依然会是西方的。可突然之间,在2008年之后,这样的承诺迅速成为历史,而新的现实出现曙光。

接着一切都在同时发生。全球四大力量——财富转移、人口变化、技术和互联互通——推动了世界颠覆和中国的巨大变革。世界经济重心正在向东和向南移动,从北美和西欧转移到亚洲和新兴经济体。正如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他的“美国的早晨”演讲中所说,“你还没有看到任何东西”。现在是亚洲的早晨,早晨的太阳再次升起。

考虑一下可能存在的问题,从财富开始,麦肯锡预测,中国在2020年的电子零售额可能是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的总和。约有一半世界500强公司(这一度是西方公司的代名词)的总部将设在新兴经济体,大多数在中国。2000年,只有5%的500强公司在西方之外,这是西方许多中国和亚洲观察家们集体无语的时代。麦肯锡预计到2025年,更多销售额超过数十亿美元的公司会是在中国而不是美国或欧盟,多么霸气!麦肯锡预计到2030年,60%的年收入超过2万美元的人将生活在新兴经济体中,大部分在中国,这是多么大的消费能力!2010年至2025年世界经济增长的近一半将出现在440个新兴经济城市中,同样中国的数量最多,这一点很重要!即使这种预测过于乐观,也很少有人对趋势或结果提出异议。

变革性力量已经从西方迅速蔓延到世界其他地区,这些地区以更快速度、更大规模采用了新技术。消费者和公司可获得的即时数据激增,收集和处理数据的能力也与日俱增。这一切缩短了产品、公